

围炉饮茶

■耿艳菊

院子里的树枝枯瘦沉寂,屋顶上的黑瓦挂着一层薄薄的白霜。乡村的清晨静谧悠缓,慢悠悠地伸伸胳膊伸伸腿。每一个缓慢里却是寒冰冰的冷,提水桶的手被冻麻木了,水桶“咚”的一下摔在地上,清清的水在院子里流淌,转眼就结了一层冰。

多年后,当我坐在暖融融的屋子里想起少时冬天的模样时,仿佛穿越了数年的时光,又回到了手被冻得麻木的清晨。臃肿的棉衣也挡不住凛凛的寒冷,桌椅、书包、作业本也成了一坨冰,手触上去生疼,刺刺的冷。

那时候,根本不知有暖气,也不知空调为何物,幸而还有炉火。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”乡村农家的小火炉没有诗中的风雅悠闲,但却给人温暖踏实而亲切,这是一家人度过寒冬的底气和自信。

火炉在农家人眼里是珍贵的。平日里做饭烧水,用地锅烧柴火,火炉要等到十分寒冷时才升起。烧火炉的煤球早早准备好了,以至于放在厨房的角落里太久了,上面缠绕着蜘蛛网。

小孩子心里急,一入冬,一趟趟跑过去看煤球,见它们纹丝不动,似乎这才满意。这时,母亲总会且笑且嗔,煤球没有长腿,不会跑哦。

火炉升起来了。天蓝色的炉皮斑斑驳驳,很旧的炉子了,我们却欢喜得很,簇拥着它,如贵客临门。这一天,家里过节一样热闹有仪式感。堂屋的餐桌撤去了,这个位置要让给火



炉,换了一个小点的餐桌搁在火炉旁边。

母亲张罗着做好吃的,经年不用的陶罐清洗得崭新如新,优雅地卧在火炉上,淡定从容又十分骄傲地接受大家对它的注目礼。

薄暮时分,陶罐里炖着的五花肉和白菜豆腐粉条已经香气四溢。拿开陶罐的盖子,热腾腾的蒸气像月光一样温柔,在屋里欢快地流淌着。家人围着火炉而坐,手执碗筷,热闹地吃着。天寒地冻时节,朴素的农家院落因这朴素的幸福而暖融融的。

冬天的夜晚寒冷而漫长,但家里的天蓝色旧火炉升起来时,我们又觉得时光过得太快。围着暖暖的炉火,常常让人忘记了时间。

生活手记

人间烟火

爆玉米花

■邢支部

儿时的冬天是寒冷的。可是,爆玉米花的人一来,就不一样了。“爆玉米花的来啦!爆玉米花的来啦!”孩子们奔走相告,扯着嗓子,高兴地大喊。喊声此起彼伏,传遍整个村庄。

很快,其他的孩子也知道了。他们死缠着家长:“娘,快去爆玉米花吧!去晚了,人家就走了。”妇人禁不住孩子的纠缠,放下手头的家务活,一手端着玉米,一手拿着尼龙袋,走出家门。孩子在前头跑着,不时地回过头来,让娘走快点儿。

听声辨地。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向爆玉米花的地方走去。不多久,那地方就围了一圈人,里三层外三层,风雨不透,水泄不通。孩子伸着头,拼命地往里钻。爆玉米花的人慢悠悠地烧着锅炉。他一边添着煤块,一边摇着锅炉。

火烧得旺旺的,火苗跳跃,散发着温暖。那煤火仿佛在人们的心头燃烧着。冬天不再寒冷,变得暖和了。

爆玉米花的人慢腾腾地摇着锅炉,摇啊摇啊,终于不摇了。他一摞摞把,锅炉掀了起来,头转向长筒袋子。那人站起身,准备打开锅炉。那可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刻。“砰”的一声,惊天动地,震得树枝上的积雪簌簌飘落。那一刻,爆开的不仅有玉米,还有孩子们的心。



爆玉米花的人从后面一解开长筒袋子的袋口,人们就闻到一股香喷喷的味道。一粒粒饱满的玉米籽,变成了一朵朵绽开的玉米花。玉米花喜笑颜开,让人看了喜不自胜,垂涎欲滴。从长筒袋子倒入尼龙袋子的时候,玉米花高兴地跳来跳去,有的一不小心跳到了地上。手快的孩子,一伸手捡了起来,吧嗒,扔进了嘴里,吃进了肚子里,吧唧吧唧嘴,真好吃!

先爆到玉米花的孩子非常高兴,伸手抓一把,挑来挑去,挑了一粒开得最好的玉米花,轻轻地往嘴里送,不忍吞下去,细细地嚼,慢慢地咽。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!没爆到玉米花的孩子,只能痴痴地看着,口水流成了瀑布。吃玉米花的孩子就挑几粒,送给他,让他解解馋。

后来,所有孩子的衣兜都鼓鼓囊囊的,里面装的都是玉米花。他们凑到一起,一粒接一粒地吃着玩。有时还相互分享,你吃我一粒,我吃他一粒,他再吃你一粒,真是开心得不得了!

想起小时候爆玉米花的情景,心里就溢满了快乐!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父母感情两米远

■马海霞

那天看发小在朋友圈晒她父母的“金婚”照,众人纷纷点赞。发小说,父母结婚时条件不好,现在条件好了,自己便领着他们去影楼拍了套婚纱照。

我父亲去世多年,倘若还健在,别说让他们去拍婚纱照了,就是让两个人同框拍照,都是件极难办到的事儿。

我参加工作后不久便买了个傻瓜相机。父亲喜欢拍照,每次给他拍照,他都端坐好,笑呵呵地对着镜头。母亲

不喜欢拍照,倘若孙子孙女力邀,她也能够配合照一张。但若是想让她和父亲坐在一起拍照合影,她是不会配合的。

那次我想给他俩偷拍一张,被发现后,俩人不由而同躲开了镜头,分坐在大床两端,离着两米远,近拍无法把俩人都框进来。

哥哥说,父母比他们的同龄人要保守封建许多,不管是出门还是下地干活,一直保持两米远的距离。我则认为父母之间没有爱情,他们或许互相厌烦,要不咋会连个影都不肯呢。

一次和母亲闲聊,问她是怎么和父亲走到一起的。母亲说,外公是右派,家里成分不好。在那个年代,成分不好就像得了瘟疫一样让人退避三舍。父亲家里穷,下面有六个妹妹,还有个卧病在床的老娘,当时父亲找对象也属“困难户”。

后来,提起懦弱受人欺负的外公时,母亲又说,当年不顾家人反对,嫁给父亲就是看中了父亲性格直爽、敢作敢为,不嫌弃母亲家的成分。

心灵发送

在我的印象里,父母感情不好,吵架是家常便饭。那种吵架常态是母亲在唠叨,父亲则躺在床上看书,不应答。母亲说,这是无言的反抗。

大男子主义、脾气大、懒惰,这是母亲和父亲吵架的原因。我说:“父亲有一点不懒,他最怕您生病,只要您一生病他就害怕,赶紧带着您去医院。”

母亲脸上露出了喜悦,转而又说:“哼,他那是怕我病了,家里的活没人干了。”

父亲去世后,和父亲吵了一辈子架的母亲每次提起父亲都念着他的好。母亲感慨:“在一起老吵架,一旦一方走了还经常想念。”

我遗憾地说:“父亲得病走得太急,您和他连张合影都没有。”

母亲白了我一眼:“照合影就感情好了?你爸上相,我照相不好看,我不喜欢照相,这点你爸知道。”

我告诉母亲,有合适的可以再找个老伴。母亲听后不悦,“就是我和你爸结婚当天,你爸去世,我也不再找了,再找对不起他”。嘿,母亲还是个保守的老太太。

我的父母感情隔着两米远,这种感情看似封建保守,却是吵不散打不离的一生相守。



【桂花栗子羹】

偶尔,在喝桂花栗子羹时,会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冬夜的栗子羹,心底有淡淡温情,更有淡淡的思绪。岁月如歌,那些青春年华的美丽邂逅,那些温情的往事虽如风过,但某一刻倏忽而至时,便成了时光扉页中那动人的朱砂。

——杨苏燕

【冬日黄河】

冬天淡淡的阳光照在河面上,这片空间有点神秘莫测。对面的树木、村落、人影、车辆清晰可见,时而擦过岸边芦苇荡的鸟儿,给平静的黄河增添了跃动的色彩。

——任崇喜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 15100868801。
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和解】

在有限的人生里,要学会看淡,学会看开,学会随缘,学会放下,更要学会和人生和解,和自己和解,与生活和解。学会为自己松绑,用开朗的心态去体验人生的美好,享受生活的这份馈赠。

——孙志昌